

譚孔文：隱世·流浪·憶蜀樂，《一劍蜀山》變形轉生

來源：明報 [【原文】](#)

日期：2021-01-03

撰文：紅眼

見到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後面是什麼。但翻過山後面，原來沒什麼特別，回望之下，可能會覺得其實這一邊更好。《東邪西毒》裏，王家衛寫過這一段偈。譚孔文自言很喜歡《東邪西毒》，對曾經風光過的武俠世界，對他成長的舊香港，有份情懷。但他那座山，不是香港人近年經常掛在嘴邊的獅子山，是蜀山。山不在蜀，在心中。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山。

二〇二〇年，許多人情願沒發生過，譚孔文在這一年，交出了穿越時空、劍舞天荒、人魔神影迭纏的《一劍蜀山》，但，同樣沒發生過。浪人劇場整整一年，受疫情拖累交白卷，創作，排練，然後取消。重新排期，再次延期，演出無期。譚孔文坦言，浪人劇場創辦至今都沒試過如此空白，空白到自己躲起來，將劇場紀錄重新剪接成一部電影，然後在新蒲崗的排演室裏，當成 home movie 由好鄰居《字花》幫忙邀請一些朋友「試片」，誕生了，但《一劍蜀山》又好像不曾存在。沒想過攀過了蜀山，原來什麼都沒有。那天談起蜀山夢，它的前世今生，譚孔文有點緊張，然而，更多的是失望，以及寂寞。像故事裏面，獨居桃花島的那個江湖隱士。

憶蜀樂，霓電幻魅，空殘狂。譚孔文將成長記憶、未來、對劇場的抱負，或多或少，都放了在這一座後現代的、詩意奔放的蜀山裏。「最初會出現《一劍蜀山》，是因為劇場裏面，過去很少人會碰武俠這個題材。原因亦好易理解，我們一直在電影，或一個文字世界裏，都會覺得武俠是天馬行空的，如果在劇場，只靠演員的身體，好像很難表現到這些想像。」譚孔文續指：「但我又覺得，其實劇場正正就是什麼都沒有，這個境界的想像才是最高。於是我就開始構思，不如寫一個屬於自己的武俠題材的劇場作品。」

霓電幻魅 雌雄同體

而之所以是蜀山，除了因為金庸、古龍的作品太多人改編，涉及版權問

題，亦可能耳熟能詳到再沒新鮮感，反而「蜀山」很獨特，它的歷史淵源更早。所謂「蜀山」，出自還珠樓主（李壽民）百年前的長篇武俠小說《蜀山劍俠傳》，文本雖舊，卻是新派武俠的鼻祖，又是譚孔文的少年回憶。「在我小時候，八十年代，就有徐克改編的《新蜀山劍俠》。都是有點少男情懷，所以，就決定用蜀山這個題材。」從還珠樓主的《蜀山》到徐克的《新蜀山》，再細讀了葉洪生所著的《蜀山劍俠評傳》，輪迴轉世，翻了幾度，從原始的神山聖域，變成今日一座冰冷的鋼鐵森林，便是譚孔文筆下的《一劍蜀山》。

《一劍蜀山》劇中借用了不少《蜀山》對煉仙、轉生、雌雄同體的概念，陰陽互補，逆轉命運，超生死，對譚孔文來說，武俠在他心目中都是這種狀態，既有男性的一面，亦有女性一面。「小時候我接觸到的武俠氛圍，最初都主要來自港漫，即是馬榮成的《中華英雄》、《風雲》，而另一方面，我的表哥，除了沉迷港漫之外，亦很喜歡港產片，因此我後來會知道，其實無敵師父刀中不二（《中華英雄》角色之一）的造型，是來自程小東執導，劉松仁和徐少強的《生死決》。八十年代的香港武俠電影，當然，還有後來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、井上雄彥的《浪客行》。這些香港電影、日本漫畫，對我來說有很強烈的感覺。十幾廿歲的時候，是用一個很男性的世界去看武俠這回事。」

「但另外，剛好相反亦有一種女性情意結。相對剛強、血腥、幫派這些元素，就是女俠。」《一劍蜀山》劇中的主角，就是一名年輕氣盛，想齊集天下武功的女俠。武俠不一定剛陽，這亦跟《蜀山》確有關連，「還珠樓主寫《蜀山》的故事，本身就是從女俠李英瓊開始」。到後來徐克版《蜀山》，譚孔文形容：「林青霞坐在仙洞裏閉目冥想那個畫面，張叔平為她設計的造型，直到現在我都仍然記得。另一部我很喜歡的電影是侯孝賢的《刺客聶隱娘》，沒想過武俠片原來可以這樣拍。而且，從女性角度去看江湖、如何實踐武俠，對我來說亦很有趣。」

文學與詩意的神經刀

除了對武俠作品有深厚感情，譚孔文的劇場世界與文學同樣關係緊密，不是一般所謂的文學改編或再現，而是一種相當特別而精緻的「轉生」。在《一劍蜀山》裏，屬於武俠世界的那些專門套路，從武學招式、江湖恩怨變成某種詩化意象的挪用，而傳統文學作品，卻化成一門一派武學秘笈的暗示，譬如說，蜀山派同門相殘，既敵既我，唯陰陽互生可破，劇中那段讀白，卻其實是出自八十年代中國作家阿城的《棋王》。原著小說轉借道家的無為而治，談棋勢、對弈之道，譚孔文反借《棋王》談蜀山煉仙之道。「另外還有一段畫外音，是來自

一位猶太裔小說家、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Isaac Singer 的一則短篇小說。」譚孔文將 Isaac Singer 關於兩片樹葉的故事，信手拈來，放在武林中人與心魔交戰的內心讀白，另外亦借用了一些香港文學作品，譬如西西的《浮城誌異》、韓麗珠的《空臉》。各式各樣天馬行空的文本互涉，意象翻飛，而拆除了既定的刀光劍影形式之餘，反而讓原本的武俠世界變得更豐富、詩意。而且瘋狂。戴上 VR 頭罩，就誤入了魔道，陰陽雙劍，曠世神兵，蜀山派傳世之寶，卻居然是兩把塑膠間尺。青梅竹馬的小伙子，居然鑲了一條周星馳的黃金右手。

過去常有純文學與類型小說之爭，但《一劍蜀山》糅合兩者，甚至雅俗與共，既有莊嚴的文本考據、精細的詩句，亦有不少即興撿拾、實驗性的神經刀，或者，跟譚孔文本人誤打誤撞接觸嚴肅文學的經歷有關，他半開玩笑提到，多謝王家衛：「當年在戲院看《花樣年華》，看到最後，銀幕突然一片紅色，特別鳴謝，劉以，跟着那個字我不會讀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是作家劉以鬯。」譚孔文接着說：「開始閱讀他的作品，發現香港有一些作家會用這種方式去寫作，原來文學世界所講的香港，跟我有些關係，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我的生活、我認識的世界。」

「從劉以鬯開始，然後看過舒巷城、董啟章、西西、韓麗珠、陳冠中，這些作家對我的影響都很深。倒不知道是否香港作家的特性，他們都很專注於細微事物，以小觀大，這都影響了我後來看事物和創作的的方法。」於是，文學作品上的截角，便成為散佈在《一劍蜀山》不同角色、不同心路歷程的註腳。

惡如影，武俠是現實的縮影

細探蜀山，總離不開道家傳統的生死觀，修道、煉仙，忘我境界，超脫塵世。「道，我是有興趣研究，但當然我不是學者。」譚孔文的「道」，卻在劇場創作：「對道家的生死觀，很多時候就是我看劇場的世界觀。用劇场的概念來說，置身劇場，其實就好像煉仙。劇場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扮演，而扮演這個過程，扮男扮女，扮動物，甚至扮死、靈魂，繼而穿越不同空間，所謂煉仙、轉世、輪迴，其實可以在舞台上用身體去探索，用扮演去呈現的，亦成為了我心目中以劇場呈現武俠的形式。」

劇中還有一關鍵角色「血魔」，因走火入魔而失去肉身，「入魔」這個常見的武俠小說概念，其實亦貫穿《一劍蜀山》，譚孔文繼續說：「入魔這件事，與劇場有兩點很相似，第一就是『影』，第二就是『偶』。」

「有光就有影，劇場裏面的影，對我來說是很神秘的。我經常覺得，影可以被操縱，人或者都會被影操縱，既給予我很大的想像空間，從此亦可以聯想到很多。」故事中的「血魔」，就是一個被心魔吞噬，只剩「影」的存在：「惡從來都出現在自己的陰暗面，就如人的影，是永遠的存在。」

「同樣地，從人類古文明開始，當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是人類做不到的，便出現了『偶』。」譚孔文形容：「例如獻祭，不用活人的話，就會交給『偶』，但『偶』自身是否又有生命呢？人和『偶』的關係，來到現代社會，又產生另一番聯想。譬如機械人，譬如是一種我們被控制的狀態、一種無意識。」正如劇中以一種 cyberpunk 的形式，呈現了人被剝奪意志，淪為人偶的狀態：「源自古代的武俠概念，會不斷重生，而且又會影射到現代社會的生存環境。所以，一個武俠世界，其實又是現實世界的縮影。」

「還珠樓主創作《蜀山》，正正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烽煙四起的民國時期。故事裏面的邪魔妖道，其實很多時候都反映了現實社會狀況，亦令到小說於當時大行其道。普羅大眾在小說裏面找到寄託，令心靈有種安慰。」《蜀山》借出道家的煉仙、轉世，以自我修行、對生存境界的追求，遠離了兵荒馬亂的世道，而所謂江湖，前提是一種對政治現實的迴避、厭倦。其實都是一種心靈寄託。

譚孔文借已故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的一句「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」。《一劍蜀山》，放在今日香港，可能都有同樣意義。蜀山，某程度是一個烏托邦，武俠世界難免有正邪恩怨對決，但善惡卻未必分明。醫好了人，未必醫到自己。殺人可以是正義，也可以是魔。

好人壞人，在乎人心。今日再談蜀山，好像有點過時，但其實正好呼應世道。「是否能夠直接反映現實，觀眾看完就會感受得到。」譚孔文賣了個關子。

從劇場，到劇場電影

但要看到《一劍蜀山》並不是容易的事。《一劍蜀山》原定去年五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公演，可惜一波三折。「二月開始疫情爆發，到三月的時候，我們排練期間已經意識到五月未必能夠如期演出。」

果如所料，政府未幾頒令，劇場停業避疫。「於是我們就在五月原定演出的

日子，在黑盒劇場將演出拍下來，當時只是用作紀錄，沒想過會變成劇場電影。」

「本來再申請九月檔期，當時想過上演另一版本《一劍蜀山：Complex》，是劇場真人演出再混合已拍下的錄像。但事與願違，到九月又再封館。」於是《一劍蜀山：Complex》胎死腹中。《一劍蜀山》屢試屢敗，除了場租問題，其實經過了大半年時間，譚孔文的想法亦有了改變，終於決定將五月時拍下的版本做後期加工，重新剪接成一部劇場電影。《一劍蜀山》總算面世，才怪。「現在不是一波三折，是一波四折才對。」他苦笑感慨：「本身我們希望今年一月底可以在大會堂音樂廳做一個劇場放映，但現在一月底都未必能夠如期放映了，可能需要第四度延期。」

二〇二〇年轉眼已過，看過《一劍蜀山》的觀眾卻少之又少，但平心而論，是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變為劇場電影的《一劍蜀山》，既有想像力豐富的劇場元素，而又呈現了某種舊港產武俠片的味道，前衛與懷舊的結合，是相當適合這一次的改編——從過去的武俠電影抽出「蜀山」，放入現代劇場佈局，然後它又被拍攝下來，成為一部關於武俠的新類型劇場電影，來回「轉生」反而是一次獨特的觀影經驗。

最終「拍」成劇場電影的《一劍蜀山》，既多了一些電影語言，如近鏡、角色對剪，亦重新配樂、調色，與過去純粹拍片記錄劇場演出的形式並不一樣，比較像今日戲院會看到的 National Theatre Live。譚孔文笑言：「其實有 National Theatre Live 那種思考模式，只是沒有那種精準的設備，不過都有參考過他們的做法，我們用了一個月時間開會，討論怎樣去拍、攝影機擺位。」他形容，這次雖是「轉章」，卻是有規劃過的拍攝，而非倉卒拍下來應急的「替補方案」。「因為三月已經預計到疫情影響未必能夠公演，早在文本創作期間，我已經有意識去構思，如果由劇場變成影像，會否有其他拍攝角度？」

另一方面，今次拍攝合作伙伴是拍過紀錄片《亂世備忘》的導演陳梓桓。雖然是「拍」電影，但其實仍是用四日時間綵排，再拍攝一氣呵成演出版本。劇場導演和電影導演，兩人有明確分工：「由我負責演員和表演部分，陳梓桓則負責攝影師，安排每一場戲的鏡頭擺位，以及後期剪接。」

據聞不少劇場人和導演「試片」過後，都覺得疫情可能為劇場發展開拓了一條劇場電影的新出路。譚孔文反而有猶豫，他接着說：「劇場演出始終是無可代替的，要看劇場的話，觀眾是真的要走進劇場。而劇場電影並非一種替代品，但是它在疫情之下令我思考，要如何捕捉從排練到劇場創作的那種『真實』，是否能找方法將它保留得更好。」

「我們經常都說，劇場是一種消失的藝術，因為我們不會回頭。劇場電影是否可以將劇場保留下來，繼續行下去，它會否變成一種新的創作形態呢？」譚孔文反問。他承認自己未有答案。但我反而覺得，一部作品（還要因為某種疫病）變形、轉生，超生，最終進化成另一物種，適者生存，冥冥之中，正是江湖中人潛居蜀山所追尋的「道」。

面對自己的黑暗

譚孔文形容，在這動盪不安的一年，進入了自摺狀態：「作為劇場導演二十年，甚至在我人生裏面，都從未試過有一年是完全『冇嘢發生』。沒有發生過一件事，是一種精神上的打擊。當你發現自己不能將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出來，卻要『骨』一聲吞下去，這種感受別人不會明白。因為所有翻滾都在自己內心。就像一個巨大陰影，在二〇二〇年大部分時間都刻在我的腦海裏，這一年我就是被這個黑影包住。」

與 黑影共處，反有更深的體會。跟劇中角色一樣，低潮之中，譚孔文遇見自己的「影」。「無時無刻都提醒我去面對自己，面對自己好與不好，正與邪，人自身的陰影，發掘自己的 **dark side**。或者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讓我——或者是我和觀眾，面對自己的黑暗。」

轉念一想，他又笑着說：「當然，更實際的挫敗和打擊是，這一年不能流浪……流浪期間，你才可以找到自己，找到心之所安。」

忍不住劇透，雖然讀着這篇訪問的你，應該都沒看過《一劍蜀山》。劇的主題，就是隱世、流浪。蜀山不是一個地方，翻過那座山，其實還有下一座山。蜀山是一個永遠都在尋找的，一個遙遠而美好的歸宿。